

故乡的秋

余声

故乡的初秋,阳光没有那么灼热了,当风吹过田野,树上的叶子哗啦啦地响,有些叶子已经黄了,但还没有落下来,随着秋风在田边摇摆。菜园里的黄瓜秧变得粗糙了,叶子也黄一片青一片,大的黄瓜不再长粗,小的也不再长大。可喜的是,小小的西红柿与红尖椒都挂满枝头,给这微荒的秋色增添了一丝喜气。

故乡的秋,总会伴着露水。前天仿佛还在暑期里,阳光明媚,吃着冰棍都不解暑;但第二天,院子里东墙上的牵牛花就半枯了,叶子上散着星星点点的露珠,鸡们与狗们打闹时,无意间碰到,花瓣儿就簌簌地落了下来。秋天的露水早上或傍晚的时候最大,倘若去田野里走一走,鞋子、裤脚、袜子都会湿漉漉的一片,也不知道是在哪片草里打湿的。

秋收,一般在每年的中秋节前后,印象最深刻的是收玉米、割大豆。收玉米,一般是在下午,爹说早上的玉米叶子太锋利,还有太多的露水。而割大豆,就要选择在早上了,原因是豆株小,基本上没了叶子,露珠自然也会少了很多。更重要的是,早晨割豆子时,豆角不会炸开,也不会扎手,如果再戴上一副手套,就可以在田里所向披靡了。

天刚刚亮,父亲就把我从床上叫醒,他吩咐我多穿一点,外面冷,我不听,穿着短袖就出门了。

刚出门时,村里静悄悄的,夜色还没有完全褪尽,偶有鸡鸣声与狗叫声,自然也少不了架子车轮转动的“吱吱”声,那是村民们都在赶早劳作了。

走到村外,雾气很大,能见度只有十多米,只能望见前面走着的父亲与路边两侧的草沟。公路上的车驶来驶去,只闻轮胎摩擦路面的沙沙声与偶有的鸣笛声,但不见其影,像身处一片仙境。

太阳升起来了,田野里的雾还没有散尽,淡淡的晨光从远处照过来,树影拉得老长,伴着饭香的炊烟袅袅升起,但依然看不清村庄的样子。在父亲的催促下,我总算割了一小片,但已经腰酸背痛了,布鞋湿了,裤管也沾满了露珠,脚底板上也有黏黏的泥巴。

露水退了,太阳也爬上了树梢,远处的老村庄与伸向远方的小路也渐渐明晰起来。母亲来了,她挎着用了十几年的竹篮子,篮子里有咸鸡蛋、老咸菜、白馒头、米汤……

离中秋节还有几天,姥姥就托熟人捎信说前院的大枣熟了,让我与母亲前去打枣。姥姥的村子与我所在的村子在同一个镇,但相距却是最远的,一个在最南边,一个在最北边。

秋收再忙,也不会跟麦收一样仓促,挤出一天时间走亲戚还是可以的。

爹也跟我们一起去,他从西屋里扛出地排车,卡上轮子,套上老黄牛。车子里铺上麦秸,上面再铺上褥子,我与母亲坐在车里,一路上要颠簸很久才能到姥姥家。

去姥姥家,自然要带上月饼、猪肉等礼品。月饼是提前一星期买的,但肉要当天去集市上去割,因为当年没有冰箱,秋天的内容

易变质。好在去姥姥家正好路过集市,父亲停下车,留我与母亲在原地等候。

虽然是农忙的时候,秋天的集市依然很热闹,尤其是交易牛羊牲口的,在我们当地叫牛市或者羊市,自然,斗牛斗羊的是最热闹的。吆喝声、打鼓声、羊角相撞的“蹦蹦”声,响彻整个集市,几里以外的村庄都能听得到。

记得,我也曾跟着父亲去集市上卖牛,人们交易的方式很特别。见了面,什么话都不说,看完牛之后,两个人就手握手,两只手放在其中一个人的口袋里,这时候也不说话,只是递眼神、点头、微笑。到现在,我依然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名堂。

在姥姥家过中秋是最难忘的。可以吃月饼、吃肉、吃苹果,那是在过年期间才能吃到的东西。至于玩的,自然也无拘无束了,可以在光滑的院子里打陀螺,可以去隔壁的老院子里偷石榴。玩累了,我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睡着了,姥姥就把我抱在床上,轻轻地为我盖上被单,那时候连睡眠都是嘴角上扬的。

然而,世事无常,那时的热闹,没想到会成后来回忆里的刺。

没过几年,姥姥、姥爷与母亲相继去世了,母亲是得了一种小病,被误诊而逝,姥姥、姥爷是年纪大了,再加上思亲的痛苦,也没活过耄耋之年。当父亲独自一人带着我们姊妹三个生活的时候,中秋节,只有冰凉的几块月饼,饭锅也是凉的。那段日子,在田里割豆子饿的时候,就吃几口月饼充饥。

于是,在读中学的那些年里,秋天成了我最讨厌的季节,我害怕独自面对空荡荡的灶台,害怕偌大的豆田里,只有我一个人在割豆子。面对冰凉的洗衣盆时,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掩面而泣。

记得有一次,中学的老师让同学们写一篇关于中秋节的作文,我的作文的名字就是《冷冷的中秋》,当时受到了老师的严厉批评,说是要写积极向上的文字才是好的文章。但现在想来,如不是具备真实感情的文章,还算好文章吗?

但长大以后,我离开了家乡,对于故乡的秋,却有了别样的情感。尤其是深秋来临的时候,我却独爱那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秋色。我喜欢独自在静悄悄的田野里,静静地看村庄的样子,看她上空的炊烟,看她在雾中若隐若现的样子,听那些母亲喊自己的孩子吃晚饭的声音……

深秋来临的时候,只需一阵北风,田野里的杨树、柳树、榆树便掉了叶子,树枝光秃秃地指向天空。这时候,田野里已没有了往日的热闹,草枯黄了,沟壑原本不多的水也早已干涸,偶见零星的老者孤独地赶着羊群在空旷的野地里游走。

秋去冬来,一年又一年……

我时常在想,故乡的秋,哪里会有结束的时候呢?它是把整年的酸与甜,都揉进了中秋节的月饼里,姥姥家的枣子中,还有母亲的饭香里。我只喜欢慢慢地咀嚼,慢慢地品味,直到嚼出春天的滋味来。

荠菜

薛金丽

小时候,跟着母亲走进田野,眼尖的我总能率先发现荠菜的踪迹,小小的一丛,嫩嫩的、绿绿的,便惊奇地喊道:“荠菜,荠菜长出来了!”意外的收获,总是让人兴奋不已。蹲下身子,用手沿着根部小心地拔起,生怕将叶子弄散了,一棵、两棵,不一会儿,手里就攥不住了。这时候,裤兜兜、衣襟襟便成了最好的工具,一路采撷,直到再也没地方可盛了,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家。

将采回的荠菜捡去杂草,去掉毛根,再用清水洗干净,变得更加鲜嫩,更加青翠,不由得就想揪一片送进嘴里。那些鲜嫩的荠菜会在母亲手中变成美味的荠菜豆腐汤,喝上一口,鲜美的汤汁在舌尖散开,荠菜独特的清香瞬间弥漫整个口腔,如今想起,满是温暖与眷恋。

当春风刚拂过大地,寒意还未完全消散,荠菜便迫不及待地 from 土里探出了头。它们是春天的使者,总是最早感知到春的气息的。它们在田间地头、水塘草滩肆意生长,牛羊啃食、动物踩踏好像丝毫不影响它,星星点点地散布着,给大地铺上一层嫩绿的绒毯。荠菜的叶片就像沾了水的羽毛,边缘分裂还带着锯齿,平摊在地面上,那清新的绿色,在阳光下闪烁着生机,在料峭寒风中舒展身姿,如翡翠雕琢。摘一片凑近鼻尖,淡淡的、带着泥土芬芳的清香,瞬间能唤起人们对春天的所有美好想象。

人们常常只关注荠菜的清香与美味,而忽略了它那细碎素雅的小花。春光沐浴下,荠菜四散展开的绿叶发出一种润泽的光泽,中间伸出一根细长的茎,那茎上,顶着无数颗粒似的小花苞,密密麻麻,挤挤挨挨。洁白的小花就从那花苞中一个个脱颀而出,笑嘻嘻地绽放于春天的田野里,微风中总是有着一股淡淡的味道。

荠菜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。凉拌或



米凉粉，寄乡愁

杜佳慧

街角的凉粉摊支起小马扎,瓷碗碰撞的脆响混着醋香飘远,揭开玻璃罩的瞬间,滑嫩的米凉粉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这碗从时光里走来的清凉,是鄂尔多斯人对抗暑热的温柔武器。

鄂尔多斯米凉粉的灵魂在于本地小米。这种旱地里生长的作物,颗粒饱满如碎金,浸泡四小时后磨成米浆。米浆在铁锅的热力中渐渐凝结,从最初的米糊变成绵密的膏状,气泡在浆糊里此起彼伏地炸开,散发出清甜的米香。这个时候,要用“箩子”对熬制后的米糊进行过滤,除去细小的杂质,加入适量沙蒿籽继续熬煮。最后,冒着热气的液态米凉粉便成了。

最具仪式感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是摊晾。熬熟的米浆被一勺勺浇在高粱秆篾子(当地人称“片子”)上,每加一勺就要用“刮刀”快速摊开。如此反复叠加六七层,一道晶莹剔透、筋道嫩滑的米凉粉就制作成功了。微风穿过篾子的缝隙,温热的米凉粉渐渐冷却,凝出琥珀般的光泽。待凝固后切成细条,

草木清气与淡淡米香交融,仿佛封存了整个夏天的清爽。

真正让米凉粉“活”过来的,是那碗独家的汤料。提前焯好的土豆丝打底,撒上葱花、芝麻,再按比例调入食盐、花椒粉、干姜粉,最关键的是浇上一勺炝了扎蒙的热胡麻油,“滋啦”一声响,香气瞬间炸开。还可以依口味加入辣椒、蒜泥、胡麻盐、香菜等辅料,筷子轻轻一拌,凉滑的米凉粉裹上红油与料香,酸、香、鲜、辣在碗中激荡,令人食指大动。

在鄂尔多斯人的记忆里,米凉粉是夏日的情感坐标。烈日炎炎的午后,一家人捧着瓷碗大快朵颐,汗珠从额头滑下,却笑得格外满足,欢声笑语凉透了整个夏夜。那些关于米凉粉的味道,早已和亲情、乡情丝丝缠绕。

夜色渐浓,最后一碗米凉粉的香气飘向星空。这碗凉透夏夜的米凉粉,是火与候的匠心修行,更是每个鄂尔多斯人记忆里最清凉的乡愁。

今夜,你的梦里是否也飘着米凉粉的清香?

唯有老歌解忧

李美荣

深夜的台灯下,指尖划过手机屏幕,翻遍了新歌榜却始终找不到一首能钻进心里的旋律。直到随机播放切到那首泛黄的老歌,前奏刚响半秒,紧绷的肩膀便悄悄松了下来。原来在情绪兵荒马乱的时候,最可靠的慰藉永远藏在那些被时光泡软的音符里。

老歌是时光的存档。一句“池塘边的榕树上,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”能瞬间把人拽回课间打闹的教室,阳光透过窗户在课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;听到“后来,终于在眼泪中明白……”那些藏在日记本里的青涩心事会忽然变得清晰,连当时的心跳频率都跟着旋律一起复苏。它们像一个个精准的情感坐标,无论走多远,只要旋律响起,就能瞬间回到那个有笑有泪的瞬间。老歌是情绪的出口。成年人的烦恼总藏在“我没事”的强装里,可当李宗盛唱着“越过山丘,才发现无人等候”,当王菲轻吟“有时候,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”,那些



说不出的委屈、道不明的迷茫,都在歌声里找到了共鸣。不需要刻意解释,不需要强行安慰,老歌就像一位沉默的老友,安静地陪你坐着,让你在熟悉的旋律里把积压的情绪慢慢摊开,再轻轻抚平。

老歌里藏着最踏实的温暖。它们没有花哨的编曲,没有炫技的转音,却用最朴素的歌词道尽生活的真相。开心时听,是锦上添花的欢喜;难过时听,是雪中送炭的暖意;迷茫时听,是“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”的鼓励。那些被反复循环的老歌,早已不是简单的旋律,而是刻在岁月里的精神寄托,是无论世事变迁,都能随时回港的心灵港湾。窗外的世界步履匆匆,新歌换了一茬又一茬,可总有那么些老歌,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响起,就能让你停下脚步,卸下疲惫。原来这世间排忧解难的方式有千万种,而老歌,是最懂我们的一种。



孟夏夜

吴玉峰

推窗微启纳风凉,星子稀疏缀曲廊。笔底波澜由我遣,檐前蝉语入诗章。三杯淡酒驱残暑,四野银辉映稷梁。此境偏宜抛俗念,词林妙句散清香。

立秋

梁山

云淡天高远荡舟,翠峰绿野近盈眸。田畦玉黍怀堆笑,架上瓜蔬抱籽羞。瀚海丛林枝蘸露,荒原草暗色衰柔。方知暑热随风去,转瞬清凉已入秋

七绝•立秋

尚金花

立秋细雨送清凉,硕果风吹遍地香。且看乡村田野美,斑斓五彩尽诗章。

八一感怀

杨宽明

枪响南天第一声,千年帝梦碎花瓶。翻身不用金刚手,魑魅当权好杀生。

乡居闹吟

(新韵)

默然

想在乡村有亩田,种花种树种清闲。小酌秋月观云舞,醉卧春风听雨眠。篱外犬声惊晓色,檐前燕语入茶烟。此身甘作农桑客,不问人间问岁年